

译文中映射和还原映射的认知转换关系

摘要: 认知语言学认为, 人的语言表达是一个认知过程, 具体可以体现在认知模式中源认知域对目的认知域的映射上。由于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的认知经验不尽相同, 所以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 两个认知域的映射关系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或者保留原来的映射关系, 或者在译入语中寻找源认知域进行映射附加, 或者等价还原原文中的目的认知域等, 这样就在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之间出现了映射和还原映射的认知转换关系。

关键词: 英汉翻译; 源认知域; 目的认知域; 映射; 还原映射

Abstract :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siders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as a cognitive process. It is embodied by the mapping of source domain upon target domai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 users, the mapp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domains also vary. In translation one can find the maintaining of original mapping relations, the addition of source domain to target domain, or the recuperation of target domain. All of them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pping and de2mapping.

Key words : English2Chinese translation ; source domain ; target domain ; mapping ; de2mapping

1. 引言

人类语言离不开人的具体经验感知。人体中的生理机制和认知机制会参与到语言的构成和表述之中。人类的范畴思维正体现了语言的形成不能没有经验的东西参与。从传统的客观主义角度来讲, 范畴思维也就是对事物进行归类, 而归类的根据则是它们所共有的本质特征。所以说, 这种思维所得到的范畴是独立于人的经验世界之外的, 是与人的生理和认知机制无关的。但是 Lakoff 则反驳了传统客观主义的这一观点。他认为, 人的语言形成与其经验感知密切相关。(Lakoff, 1987 : 5 - 11) 同样, 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看来, 指涉符号与被指涉物之间不仅有着存在于人们的肌体和头脑之外一一对应关系, 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具有离不开人类经验的其他种种关系模式, 如家族相似模式。他用游戏来说明这一理论。他认为各种游戏之所以能够隶属于“游戏”这个范畴, 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个或某些共同的本质特征, 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陈维振, 2002 : 11 - 12) 这个理论显然打破了原来客观主义所主张的两物之间只有一一对应关系才能相互被指涉这一观念, 而认为只要两者存在着相似关系就可以彼此指涉。于是, 通过日常经验的刺激而形成的语言认知不自觉地投射到所观察的现象中去, 这就是 Lakoff 所谓的经验现实主义的体现。这也可以说明在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着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 而且还应当具有映射 (mapping) 和还原映射 (de2mapping) 的关系。前者强调同一, 后者强调相似或相邻。这些映射关系的转换归根结底是由两种语言的认知经验决定的。在翻译过程中, 不仅会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 而且还涉及到认知模式 (Cognitive Model) 之间的认知心理单位的转换。并且, 认知模式是语言单位转换的心理理据, 也是基本的语言心理运作方式。在认知模式中, 一般由源认知域 (source domain) 和目的认知域 (targetdomain) 组成, 而两个认知域则分别由各自的认知价元 (valence) 组成。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 不同语言的认知体系就会根据各自民族的认知心理经验而有所差异。在翻译中, 很多翻译的方式、结果都是把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作为依据的。所以, 从认知心理上挖掘翻译的心理理据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层次上认识翻译的过程。由于译出语和译入语各自包含的认知模式不尽相同, 其中的相同与差异会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翻译过程的完成就是在译入语中为被转换单位寻找认知心理理据的过程。认知模式在翻译过程中的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之间的映射关系相应地也会发生变换。

2. 认知模式的等价映射

在此类映射中, 原文中的认知模式所包含的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及其映射和被映射关系没有改变, 被原原本本地移植到译文中, 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认知模式中的价元在转

换过程中既没有多也没有少，也没有受到置换。如:(1) 原文: He wasn't fit to lick my shoe. (例句均选自 *Great Gatsby*, 以下同)译文: 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译文均选自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以下同)在这里，由于译出语和译入语都存在着相类似的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赵艳芳, 2001: 67-72) 它们对在事物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建立的认知结构以及联系抽象关系和具体意象的组织结构上是可以互相通约的，都能用“舔鞋子”表示“屈尊”、“屈就”或“受辱”等含义，因此在译文中就把源概念域“lick my shoe”直译出来对应于其目的概念域“屈尊”，在译出语和译入语中保持一致，没有进行改动。源概念域的配价图式中的价元被直接而完整地移植到了译入语中。

3. 认知模式的附加映射

在认知模式的等价映射过程中，既然原文和译文在认知模式上可以通约，那么为了维持原文的认知经验，译文就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原有的认知价元。从经验主义的认知心理学来看，认知图式的形成取决于人的两个层面的感知经验，对应于两种认知范畴体系，即基本范畴 (basic level categories) (赵艳芳, 2001: 55-59) 和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英语和汉语在这两个认知范畴体系上既可能会有一些重叠，也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出于两种民族的认知理据的不同，就会把符合译入语的认知心理的源概念域映射到译出语的目的概念域上，从而增加译入语的认知显著度 (salience) 和表达的生动性，称之为附加映射。如:(2) 原文: One of those men who reach such anacuted limited excellence at twenty2 one that everythingaf terward savors of anticlimax.译文: 这种人 21 岁时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在这里，原文中只有 excellence 这个具有零源概念域的目的认识域 (从理论上讲，每一种认知概念模型都可以包含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其中所隐含的认知概念域都可以找到其相对应的认知域)。在该译例中，excellence 和 anticlimax 都被译者看成了是存在源域缺失的目的域，于是就根据汉语的认知经验对它们进行了换域映射，即所谓的对源域的添加。excellence 是表示取得较高成就的目的域，与它可以配置的源域被假定为隐含其中，并且可以从汉语中找到这个在译出语中表现为零认知域的源域“登峰造极”，从而映射其上。同样地，anticlimax 在原文的认知模式中是用 anticlimax 表示由盛到衰的转折 (target domain)，不存在源认知域，也在译文中获得了源认知域的映射添加，用“走下坡路”(即 source domain) 映射到“由盛到衰的转折”(即 target domain) 上面。再如:(3) 原文: The vague contour of Jay Gat sby hadfilled out to the substantiality of a man.译文: 杰伊·盖茨比的模糊轮廓已经逐渐充实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在这个句子中，“substantiality”一词表示的意思是“实体性; 真实性”。译者自然地就把它放入由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构成的认知框架中，在译文中对它进行了源认知域的附加。译者用“血肉丰满”充当原文的源概念取代了原文的目的域，使译文更加符合译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同样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下面这个句子的翻译中:(4) 原文: I was rather literary in college.译文: 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literary”本为包含着抽象的意义，如果根据英语语言内的认知经验来进行源域的附加，并不会出现“舞文弄墨”这样的存在于汉语使用者的经验范围之内内的动作。所以这个附加句具有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特征。再如:(5) 原文: He didn't say anymore, but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reserved way, and I understood that he meant a great deal more thanthat.译文: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话大有弦外之音。在这个译例中，把原文中的“交流” (communicative) 直接用“通气”映射上去; 而后半句中的“言外之意” (meant more than that) 更是用“弦外之音”映射上去。(6) 原文: They were at least agonizingly awareof the easy money in the vicinity and convinced that itwas theirs for a few words in the right key.译文: 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在该例句

中, agonizingly、easy money、in the vicinity 和 it was theirs 的认知模式都是由零源认知域加上目的认知域构成的,也就是说原文没有对这些目的域进行源域的映射,而在译文中则对它们的源域予以附加。这些源域所关涉的是与人的感觉体验相关的心、眼和手,是属于基本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通过它们来表达人的心理体验,分别被译成了“揪心”、“唾手可得的钱”、“近在眼前”和“钱就到手了”。这些源认知域的附加不仅使译文更加顺畅自然,而且还增加了译文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是对原文的目的认知域的成功映射。

4. 认知模式的变价映射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等价映射还是换域映射都是对目的认知域的维持。前者是根据译入语的认知经验,把这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中的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的关系原原本本地予以保留;而后者则是为了把译出语通约为译入语的认知经验,给原文的目的认知域进行源认知域的附加。但是还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在翻译的映射过程中,依然使用源认知域进行表达,只不过该认知域中的价元发生了转换,我们称之为变价映射。如:(7)原文: He informed me that he was in the “artistic game,” and I gathered later that he was a photographer and made the enlargement of Mrs. Wilson's mother which hovered like an ectoplasm on the wall. 译文: 他告诉我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摄影师,墙上挂的威尔逊太太的母亲那幅像一片胚叶似的模糊不清的放大照片就是他摄制的。在这个译例中,原文把搞艺术工作称为“艺术游戏”,是对目的域“艺术工作”的映射。在译文中,依然对这一目的域进行了映射,只不过为了更加适合汉语的认知经验习惯,而对其中的价元进行了调整,变换成了“吃饭”。这是因为“吃饭”是中国人最切近的一种经验,它构成了一个在汉语中广泛使用的认知域(如用“没了饭吃”、“砸了饭碗”映射“失去工作”;用“吃公家饭”映射“做公差”;用“吃软饭”映射“靠女人养活”等等),用它来表达更为贴近译入语的认知表述习惯。原文中由“游戏”构成的源认知域换价后由“吃饭”构成的认知域替代,实现这种替代的手段就是变换价元。英语中的“游戏”构成的认知域虽然不能直接移入汉语中表示“养活自己的工作”,而在汉语中我们却能用属于“游戏”认知域的“棋局”映射胜利、失败或凄惨的状态(诸如“胜局”、“败局”和“残局”)。如下面这则译例:(8)原文: And on Monday eight servants, including an extra gardener, toiled all day with mops and scrubbing brushes and hammers and garden shears, repairing the ravages of the night before. 译文: 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原文中本来用“劫掠后的残状”(ravages)映射前一晚留下的一片狼藉,而在译文中则使用“残局”来替换映射,说明在汉语中由作为游戏的“棋局”形成的源认知域要比“劫掠后的残状”显著,更为译入语所接受。

5. 认知模式的还原映射

如果说,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出于两种民族的认知理据的需要,把符合译入语的认知心理的源域直接映射到译出语的目的域上,或者通过变价的方式把源域映射到原文的目的域上去,这些被称为顺向映射的话,那么相反,如果把译出语中的认知图式中的源域还原为目的概念域的映射则被称为还原映射。

5.1 认知模式的配价还原映射

在翻译的认知心理活动中,译者受到两种语言不同认知模式的影响会对模式中的成分即价元予以改动。这种改动的中心参照物是在认知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显著度”(salience),它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沈家煊,1999a:7)在人的一般认知图式中,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就比部分性的概念显著,于是整体概念就可以替代部分概念出现。如在“施动者+动作+受动体”的认知图式中,因为施动词即体词表现的是“关系”,它隐含了施动者与

受动者，所以具有整体性特征，如在谓词的体词化中，参照“人(施动者)+吃(动作)+食物(受动者)”这一认知模型，“吃”可以体词化为“吃的”，用来表示受动者——食物。如果在这里去寻找认知理据的话，因为“吃”是表示“关系”的完整概念，其显著度要比作为这一关系中的“受动者”的“食物”大，所以就可以进行体词化，指代作为部分概念的“食物”。(同上，8)基于这种认知理据，英语中出现了许多谓词体词化的语言现象，就是由于整体概念的显著度大于部分概念的显著度的缘故。如:(9) 原文: *Throwing a regal homecoming glance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Mrs. Wilson gathered up her dog and her other purchases, and went haughtily in.* 译文: 威尔逊太太向四周扫视一番，俨然一副皇后回宫的神气; 一面捧起小狗和其他买来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在该句中，*purchases* 就是谓词体词化的结果，其认知心理的依据是具有完整的关系概念“买”被体词化后用来指代“所买来的东西”，这是整体的显著度大于部分的显著度的原因。(10) 原文: *so that to move about was to stumble continually over scenes of ladies swinging in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译文: 以至于要在室内走动就要不断地绊倒在法国仕女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荡秋千的画面上。这里，*swinging* 是“施动者 (ladies)+ 动作(swing)+受动者 (秋千)”中的关系谓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就用来指代“荡秋千”这一动作。(11) 原文: *after the first drink Mrs. Wilson and I called each other by our first name.* 译文: 第一杯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以名相称了。与上两例相同，“*drink*”也是具有完整性的谓词概念，所以可以用来代替“人+喝+酒”这个配价图式，用这个表示整体性的概念构成的源认知域来代替由“人+喝+酒”的这个完整图式构成的目的域。从以上3例来看，都是用显著度较高的表示完整关系的部分认知域来代替目的域。例(9)是“买”代替配价图式中的一个价元“买的东西”; 例(10)则是由于“*swinging*”代替“仕女荡秋千”这个完整的图式; 例(11)中“*drink*”所代替的是整个配价图式。在翻译的认知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认知经验存在着差异。译出语中表达显著的认知域不能等价地移植进译入语，否则就不符合译语的认知习惯。因此，就需要对原来的认知模式中的价元进行调整。既然原文中的这些整体性关系概念不被译入语的认知习惯所容纳，那么译者就需要调整其中的价元，通过求助增加价元的手段使原文中的目的认知域恢复完整，从而维持原文的认知显著度，改变原文利用由单一价元构成的源认知域映射配价完整的目的认知域的映射关系，实现了还原映射。于是，例(9)中，“*purchases*”被译为“买来的东西”; 例(10)中的“*swinging*”被译为“荡秋千”; 例(11)中的“*the first drink*”被译成了“第一杯酒下肚”。不难看出它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配价，以便保持原文意义在译文中的认知显著度，也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认知习惯。另外，在由“容器”和“内容”组成的认知模式中，一般来讲，容器的显著度要大于其所包含的内容，因此常常是用“容器”来转指内容(这也是转喻的认知机制)，如“他的脑子坏了”，其实坏的是“脑子”里的“思维”，但是却常用“思维”的容器“脑子”来指代“思维”。同样地再如:(12) 原文: *All they think of is money.* 在汉语中，由于人们在平常的认知过程里，常认为“脑子”(即容器)较其所含的内容显著，所以常把它作为认知的入口，于是，就用一个由“脑子”组成的源认知域指代内容，不难理解译者为什么把该句译为: 译文: 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钱。在英语中，如果作为内容的东西具有某种特质，其显著度反而比包含它的内容大，则内容可以转指容器。(沈家煊，1999a: 10) 如:(13) 原文: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 a habit that has opened up many curious natures to me and also made me the victim of a few veteran bores.* 译文: 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有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了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里，“*natures*”和“*bores*”都是作为“容器”的“人”所包含的“内容”，它们之所以用来指代“人”是因为作为特殊的“内容”是话题的中心，显著度要比包含他们的“容器”大，从而在原文中用“内容”构成一个源认知域对作为“容器”的目的认知域的映射关系。但是，在汉语中，由于认知心

理的差异，它们的显著度并不比“容器”大，这种转指关系不能继续维持，需要打破原来的认知模式结构，所以只好还原其目的域，也就是对其进行配价还原，译成了它们各自映射的目的认知域“许多有怪癖的人”和“惹人厌烦的人”。

5.2 认知模式的目的域还原映射

如果在原文的认知模式中，源概念域不能被译入语的认知经验所认可，那么就只好把它还原为目的概念域，这种还原是逆向于源概念域的附加的。如:(14) 原文: And so with the sunshine and the great bursts of leaves growing on the tree ... 译文: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突然间长满了叶子……在原文中，用“bursts”来影射叶子生长的快速和茂盛，极具动感，形象性极强，但是因为它并不符合汉语的认知习惯而只能还原到它的目的认知域上去。(15) 原文: It sort of crept up on us. 译文: 它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在原文中，用具有形象性的、动态化的“爬动”这个认知域映射“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目的认知域，强调了隐秘性和不易觉察性。但是由于译入语不能接纳这种认知经验，不宜把它直接移植到译文中去，同时又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源认知域对它置换附加，所以译者只能放弃这一源认知域而还原它的目的认知域。

6. 结语

近几年，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促进了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与认识。在我国认知语言学领域，出现了大批介绍西方这一学科的论文和著作，但是它在我国尚处在消化吸收的阶段，需要进一步向其他学科进行延伸。我们应该尝试把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研究，帮助加深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 [1] 陈维振. 有关范畴本质的认识 —— 从“客观主义”到“经验现实主义”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1): 8- 14.
- [2] 程琪龙. 认知语言学概论 —— 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3] 菲茨杰拉. 了不起的盖茨比 [M]. 德巫宁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4] 胡壮麟. 语言认知隐喻 [J]. 现代外语, 1997, (4): 50- 57.
- [5] 蓝纯. 认知语言学: 背景与现状 [J]. 外语研究, 2001, (3): 14 - 20.
- [6] 沈家焯. 转指和转喻 [J]. 当代语言学, 1999a, (1): 3 -15.
- [7] 沈家焯. 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b, (2): 1 - 7.
- [8] 王斌. 映射及其认知运作 [J]. 外语研究, 2001, (3): 36 - 40.
- [9] 王德春, 张辉. 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 [J]. 外语研究, 2001, (3): 1 - 10.
- [10] 王寅. Lakoff & Johnson 笔下的认知语言学 [J]. 外国语, 2001, (4): 15 - 21.
- [11] 熊学亮. 认知语言学简述 [J]. 外语研究, 2001, (3): 11 - 13.
- [12] 徐盛桓. 常规关系与认知化 [J]. 外国语, 2002, (1): 6 - 16.
- [13]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14] Fitzgerald, F. S. Great Gatsby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 [15]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6]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7] Steiner, G.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